

做大生意，几千年来都是这套玩法。

6
针锋

大生意人

一个私盐贩子，如何在夹缝中翻云覆雨、扶摇直上，成为通吃政商两界的清朝首富？从他的这套“玩法”中，读懂中国传统生意人的至高经商智慧和命运玄机。

长篇小说



赵之羽 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6

大生意人

在中国做大生意，几千年来都是这套玩法。

一个私盐贩子，如何在夹缝中翻云覆雨、扶摇直上，成为通吃政商两界的清朝首富？

从他的这套“玩法”中，读懂中国传统生意人的至高经商智慧和命运玄机。



赵之羽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生意人. 6 / 赵之羽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720-9

I. ①大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1019号

书 名: 大生意人. 6

著 者: 赵之羽

策 划: 快读出版

装帧设计: 快读出版

责任编辑: 姚 丽

特约编辑: 渠 诚

插 画: 孔 喆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: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: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: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9.75

字 数: 32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99-9720-9

定 价: 36.00元

出现印装、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4775016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第一章

推倒一堵墙，便多了一条路

“世侄，你能不能帮我还了这个愿，把两淮盐场从京商手里夺回来？”胡老太爷咳嗽稍定，忽地一把抓住古平原的手，满怀希冀地望着他。

“这……”古平原愣住了，他万万没想到胡老太爷会托他这件事。

· 1 ·

第二章

为官府出力就是给自己搭桥铺路

“自从与英国签了五口通商的条约之后，广州码头风光不再，生意锐减。百万穷人失了衣食来源，只能回到广西大山中。广西是有名的苦地方，种不出粮也没有丝、茶、盐之利，所以洪秀全与冯云山这些叛逆头子才能在那里传教惑众，老百姓饿了肚子，就只能跟着他们往那虚无缥缈的天国奔了。”

讲到这里，古平原一语结煞：“什么军费、赋税都不过是表面功夫，真要是把老百姓的肚子喂饱了，疯子才去跟着造反。”

· 27 ·

第三章

出价不高，也能成交

“这是说名，接下来要说利。江帮主不要以为五两银子一石是卖亏了。你想想，维持漕帮弟兄的生计靠的是什么？大部分还是靠朝廷为了南漕北运而拨付的船费，眼下江南播种在即，农夫却无力耕种，秋收时怕要绝收。没有收成，谈何征粮？粮食征不上来，又谈何漕运？没有了漕运，置漕帮于何地？”

一连三问，江泰悚然而惊，抬起头目不转睛地望着古平原。

“所以哪怕只是为了漕帮今后的生计，这粮食也一定要卖给江南百姓，非如此不能生生不息。打个比方说，水上行舟，没有一开始‘推’的那一下，何来此后的万里航程？”

· 59 ·

第四章

天下人的商人

古平文呆了一呆，随即又惊又喜道：“历来车船回空，运费只有来时的一半，敢情是利用货栈把各地的茶车吸引过来，然后运咱家的兰雪茶到、到……”

古平原含笑点了点头。

弟弟用崇拜的目光看着他：“大哥，你这生意经可真想绝了。”

“天下熙熙，皆为我来，天下攘攘，皆是我去！”古平原把《货殖列传》里的两句话稍作改动，对着自己轻轻说道。

从这一刻起，他知道自己不再是一隅之商，而是天下人的商人。

• 99 •

第五章

欲先取之，必先予之

“古东家，你此番买粮亦是功劳不小，本督也要酬庸于你。你可有何要求？不妨当众说来。”

照曾国藩想，古平原的生意没有京商大，局面也不够开阔，就算是有所需求，也不会比李万堂提出来的更难。他是这样想，其他人也都照此想，都当古平原有什么要求，也不过是多开几家茶店，或是包揽官府的茶叶生意。

“草民别无所求，只是也想效仿京城李家，为地方上做做好事。请大人将李家承修的海塘分一半与我，则足感盛情。”

• 127 •

第六章

做一事就要成一事，成一事就要立一世

“银子再多也花得完，可是丢了人情再想找回来可就难了。虽说是我主动要来修塘，可是南通人这么帮忙，是信得过我古某人。我这个人要么就不做，做一事就要成一事，成一事就要立一世。打了这么多年仗，老百姓好不容易盼来太平年月，能喘口气了，我修的海塘不能再让他们整日提心吊胆，这种半吊子的事儿，我决不去做。”

古平原说着，从夹袋中取出一张纸，摊开来放在桌上，手指着上面道：“你们看清楚。我要修的就是这种海塘。”

• 155 •

第七章

做个好人便好

古平原一时兴起，对着张蹇说了许多他平日藏在心中的话，回过味来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，更怕自己误人子弟，弯下腰拍了拍张蹇的肩膀：“那些威风事也不过是以讹传讹，当不得真。至于说‘商人立国’，即便有此事，也是好久以后的事儿了，终我一生，终你一世，也未见许能见到。你想当官治世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这并没错。我还盼着出个明事理的清官呢，那我们商人的日子就好过了。”

“怎么拆寺盖庙都是你。”张蹇转了转眼珠，恍然道，“对了，你又当过举人，又做了生意人，你倒说说看，到底是做生意好呢，还是考学入仕好？”

古平原仰头想了想，意味深长地回答：“做个好人便好。”

· 187 ·

第八章

天大的人情带来天大的生意

“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儿，连拆带建，用的银子更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咱们古家这一年赚的钱，恐怕都要赔累进去。”

“是你说的，银子铜钿花得完，人情却赚不完。其实你还有句话没说吧。”

古平原点点头：“人情就是生意，天大的人情就会带来天大的生意。银子不过一时之利，人情却是一世之利，做大生意就要把眼光放长远，要赚一世的利。”

· 215 ·

第九章

李东家，我和你签这契约！

李万堂也太霸道了！就算是霸盘生意，也不能这么做。商场如战场不假，但这般你死我活，李家要的利，别人哪怕伸伸手，要么斩断手指，要么阖家遭殃，这也太残苛了。

古平原直到这一刻，才真真切切体会到了胡老太爷在齐云山对自己说的那番话：“李万堂是一只吃人不吐骨头的老虎，有他在一旁虎视眈眈，迟早没有徽商的好果子吃。”不只徽商，李万堂这是把矛头对准了江南所有可能与之争利的商人。见扬州盐商无人敢起来应战，古平原忍不住拍案而起。就在此刻，他决定将当初没有答应胡老太爷的那件事答应下来。

· 247 ·

第十章

让李家尝尝一无所有的滋味！

“换句话说，生是李家人，死是李家鬼。”古平原从旁插话，“我倒想知道，你用后半生换来当李家的主人，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。”

“你说错了。”李太太冷冷地纠正他，“他是赘婿，将来李家祠堂里没他的名字。不管他现在如何呼风唤雨，也不过代掌李家的万贯家财，总归有一天，这些生意和钱财都要归我的儿子李钦，他才是传承了李家血脉的亲骨肉，是李家真正的主人。”

古平原用讥诮的口气对着李万堂：“听见了？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京商首领，却不过是人家利用过就抛到一边的狗罢了。”

第一章

推倒一堵墙，便多了一条路

“世侄，你能不能帮我还了这个愿，把两淮盐场从京商手里夺回来？”胡老太爷咳喘稍定，忽地一把抓住古平原的手，满怀希冀地望着他。

“这……”古平原愣住了，他万万没想到胡老太爷会托他这件事。

扎着红头巾的张皮绷紧握钢刀，一头钻出高粱地。眼前是一小片晒场，在山东平原广袤千里的庄稼田里，若不是凭着那一丝线索，想要追到这儿来根本就是大海捞针。

对面猛然站起的那个人，高出张皮足有一头，双眼密布血丝，正恶狠狠地瞪着他。

三眼花翎！

张皮绷紧一眼就瞅见了那象征尊贵的翎帽。在这片血流成河的修罗场上，十几万人缠斗厮杀，拼得血肉模糊，但这支三眼花翎依然那么显眼。在清廷领兵大将中，只有一个人有三眼花翎，那就是统率满蒙铁骑兵的僧格林沁亲王。

“僧妖头！”张皮绷紧咬牙切齿地大喊一声，这一声过后，身后嘈杂的脚步明显加快了速度，都在向这边奔来。张皮绷紧片刻都未迟疑，捻子个个与僧格林沁不共戴天，若是下手慢了，这个天赐良机就要落到别的弟兄手里了。

“我不要功劳，只要砍下僧妖的脑袋，就算是梁王来了，也休想与我争！”两个兄弟和一个叔叔都死在僧格林沁的黑龙江马队手上，这份仇恨让张皮绷紧瞬间红了眼，紧咬着牙向着对面飞跑过去，手中钢刀已然高高举起。

杀！面对面的两个人心中闪电般转的都是同一个念头。

半个时辰前，僧格林沁手下第一悍将铁哈齐中伏箭毙命，亲卫队损失殆尽，他便自知这次难免一死。捻子杀了个千里回马枪，将他围在高楼寨三天三夜。苦苦待援时，山东巡抚阎敬铭带队来救，他乘势倾巢而出，本打算里应外合，却不料救兵竟是捻子假扮！大本营一失，全军进退失据，几万人马被分割包围，像宰牛一样碎割活杀。一夜功夫，苦练十年的铁骑兵全军覆没，要不是铁哈齐带着亲卫队拼死冲杀，他早就死上好几回了。

现如今……僧格林沁看了一眼站在身边的女人，只觉得嘴里又苦又涩。这个美丽娇俏的女人在床上百依百顺，让征战半生的僧王在温柔乡里享尽快乐，生平第一次有了打完这一仗，就回到蒙古王府，与这个女人共度余生的愿望。

僧王一念及此，求生的念头更强烈了。

还有机会！

他抬眼向前望着。他看的不是奔过来的张皮绠，而是越过他头顶，紧紧盯着那刚刚从青纱帐里被众人簇拥着走出来的青年将军。僧王一眼就认了出来，那是梁王张宗禹，这反贼的画像僧王不知看了多少遍，那桀骜不驯的模样，沉着镇定的表情，一定是他！

只要攻其不备擒下这捻子头领，其他人一定不敢上前，到时候便逃生有望。至于张皮绠……僧王握紧了腰畔的宝刀，那是先帝亲赐的神雀刀，削铁如泥，只要轻轻一搪，这捻贼的刀就会断成两截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僧王已然想好了杀掉张皮绠之后，接下来掷出尸首制造混乱，借宝刀生擒张宗禹的几步。身经百战的 he 反手握住刀把，瞅准张皮绠的钢刀来处，便要拔刀反击。

拔刀需用力，然而就在这一刻，僧格林沁觉得腰腹间猛地一痛，钻心般痛入骨髓，这突如其来的疼痛将他的力气一下子抽光了，手虽然已经紧紧握住了刀把，却像被定身法定住了一样，再无法移动分毫。

他眼角一瞥，就瞥见了身旁那个曾给他无数欢愉的女人。女人的眼里如今已无半点柔情媚意，取而代之的是令人心寒的恨，恨之入骨的狠！

一瞬间，僧格林沁全明白了，他知道自己完了，过去的荣光都将化为乌有，等待自己的只有死亡与黑暗。

“想不到戎马一生，竟死在女人手里！”僧王只能想到这儿了。张皮绠刀锋已至，那虽非宝刀，但在今天这一战前，也磨了无数遍，闪着慑人的寒光。

手起刀落，人头落地！

白依梅盯着在地上滚动的人头，脸上仿佛全无表情，又似悲似喜。那人头滚出一丈多远，直到被一个身形颇长的男子踩在脚下。

“杀了僧妖头了，我砍了他的脑袋！”张皮绠的欢呼声响起，梁王身旁的捻子们都大呼大笑地奔了过去，将张皮绠高高举起。

梁王没有笑，他凝望着脚下这颗血肉模糊的头颅很久，然后抬眼看着白依梅，脸上的表情竟与她有几分相似。

白依梅两眼望着苍穹，仿佛透过乌云看出很远，口中喃喃自语：“英王陛下、黄将军，你们在天有灵看见了吧，我为你们报了仇了。”她闭上眼，两颗豆大的泪珠滑落脸颊。

“这女人是僧妖头的贱妇，杀了她！”几个捻子兵只差一步没砍到僧格林沁，眼看着大功落入张皮绠手里，恼恨的眼里像抹了朱砂，跳着脚直奔白依梅而来。

还没等到近前，这几人就同时急刹住脚步，瞪大了眼睛，手里的钢刀好悬没掉在地上。

视线所及处，就见梁王张宗禹单膝一跪，居然向着那女人屈身施礼。

正在狂欢乱舞的人们都怔住了，一个个像被施了定身法，僵着身子转过头，目瞪口呆地望着首领。在人们的记忆中，梁王张宗禹从未跪过任何人。

白依梅也是一怔，张宗禹望着她，低声道：“僧妖头是捻子的大敌，多少弟兄死在他的手里，若不是英王妃，我们报不了这个仇。”

白依梅脸色苍白：“我是为英王陛下报仇，为我丈夫，不然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！”梁王张宗禹不待她说完便抢先一句，“我这一礼也不全然是为了捻子弟兄。”他的声音更低，低得只有他与白依梅两个人才能听见，“王妃忍辱负重，可比西施毁吴，宗禹感佩万分……”

“梁王，请你、请你起来，这样说话多有不便。”白依梅的脸上几乎没有血色，艰难地说。

梁王依言起身，向身后看了看，先吩咐道：“传我的将令，立即将僧妖头的首级与三眼花翎用飞马挑杆传示战场。”他又转向白依梅，“眼下战事胶着，此举必可大挫清妖士气，令其不战自溃！”

“那可未必。有道是哀兵必胜，如今僧王的爱将陈国瑞像疯了似的率领骑兵寻找他的主子，扶王陈得才已被他杀了。”身后传来一个悠闲沉静的声音。

白依梅身子一颤，梁王也是猛一皱眉，陈得才是陈玉成的亲叔父，是捻军的智囊人物，想不到一年间叔侄二人俱阵亡于沙场。

走过来的人一袭白衣，步子从容不迫，脸上带着一丝冷漠的笑容，在人人似血葫芦的修罗场中像观音大士下凡，在他身边还跟了个狡黠机灵的书童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白依梅不必看，听声音也知道是苏紫轩。

她与苏紫轩在寿州城外一见，苏紫轩劝她自荐枕席，为僧王做妾，然后伺机报复。白依梅自觉得陈玉成是因为信了古平原的话而死，自己几番为古求情，最后居然会是这样的结局，丈夫的一条命等于是间接断送在了自己手里，一咬牙便答应了下来。

苏紫轩一番安排，将白依梅说成被陈玉成强抢的徽州民女，因为僧王杀了陈玉成，这才逃出匪巢，因已失身于匪，无颜回乡，欲以身相许报答僧王大恩。

僧格林沁本就性子粗疏，为人虽然谈不上荒淫，但草原雄奇自然难离女色，见白依梅娇艳欲滴，楚楚可怜，又是自己平生大敌的妻子，纳于帐中既是对长毛的羞辱，也可自夸于蒙古诸王，何况一天戎马倥偬下来，搂着这么个美人，也足慰辛劳。

就这样，白依梅成了僧格林沁的侍妾。她是为报仇而来，以妖媚而事床第之间，很快令僧王着迷不已，原本还想过一阵子把她送回蒙古王府，结果一天捱一天，竟成了一日不可无此女。

外有苏紫轩替僧王出谋划策，内有白依梅窥视军机情报，二人内外联合，又与捻军张宗禹取得联系，几番筹划之下，定了“千里回马枪”之计，把僧格林沁的部队在山东平原上拉成一条直线，将其前锋营诱人菏泽高楼寨后团团包围。原本高楼寨有城险可恃，守上十数日不成问题，等后续大队人马赶到，再加上山东巡抚阎敬铭带着十万守军星夜来援，到时候捻子不退也得退。

但是僧格林沁是个不服输的主儿，自觉被捻子包围失了面子，又要靠汉人把自己救出重围更是难以接受。白依梅趁他饮酒大醉，言语之间连番挑动，终于激得僧王的火气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来，加上捻子冒充清军援兵，让他有了依仗之心，不顾部下苦苦相劝，带着队伍杀出高楼寨。

张宗禹与苏紫轩之间一直有很密切的联系，对此早有准备，避开僧王马队的锋芒，指挥捻军从侧翼袭击，很快把僧王马队拦腰切成几截，再各自打散。僧王带着亲卫队逃入百里高粱田，原本难以追及，谁知白依梅沿路暗中留下记号，捻子穷追不舍，终于一击奏凯，就在这最接近京师直隶的山东省，斩下了号称朝廷两大柱石之一的僧格林沁王爷的人头。

“千里来龙，到此结穴。也算是功德圆满了。”苏紫轩望着那被挑在高竿上的人头，一时也有些感慨，当下向白依梅淡淡一笑，“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我要去江宁。”

“江宁？”梁王吃了一惊。江宁便是明太祖的南京城，也就是太平天国定都所在，洪秀全改名称其为“天京”。早在大半年前，南京已然在清廷太子太保、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遥制下，由其九弟曾国荃亲自指挥，围攻三年而破，传言幼天王离京别走，忠王李秀成因掩护幼主逃走而被俘。江宁，这个当初的天国乐土，眼下又成了清妖云集的重镇。

苏紫轩也听到了这个回答，脸上的讶色却是一闪即没，瞟了一眼白依梅，代她答道：“梁王，想必你也听过灯下黑？”

“太冒险了。”梁王沉吟着。

“我去江宁不是为了行险避难，而是另有所图。”

这就连苏紫轩都不明白了，还是要白依梅亲口解释：“英王的那些老弟兄，当初与他出生入死的几万人都被清军俘了去，听说关在两淮盐场做苦工，整日受折磨生不如死。英王陛下死后有知必不甘心。我眼下最大的心愿就是救出这些人，好让我的丈夫在九泉之下能够瞑目。”

梁王万万没想到，这样一个弱质女流，刚刚帮助捻子杀了僧王，转瞬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豪言，甭管事情能不能成，有这份心就是难得。他激动不已，可是转瞬又冷静下来：“如今江南是龙潭虎穴，清军严加看管下的几万人，想要救出来，这岂止是难，简直是难如登天。”

话音刚落，一旁的苏紫轩忽然轻轻鼓起掌来：“好大的胆子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，龙潭虎穴怕什么，现如今已经杀了一龙，再去降虎便是了。”笑笑又道，“送佛送到西，干脆我陪你去好了。”她下一步本来就要去江南搅一场大事，白依梅这个“英王妃”的身份，对自己也许极有用处。

见梁王还要劝阻，苏紫轩徐徐道：“要真是能救出这些太平军的老兵，挨着江宁这么近，兴许就能奇兵突袭，倘若能趁乱杀了曾国藩，等于撑着清廷的两根柱子一起倒了，到时候还愁捻子的天不亮？”

苏紫轩的话不多，但句句都打动人心。梁王微微点了点头，苏紫轩智计无双，白依梅坚韧不拔，这两个人去江南暗中谋划，或许真能让志满得意的曾氏弟兄吃个大亏。他这样想着，点手唤过一人：“英王妃，这是我捻军娃子兵的主将，方才你也看到了，是他一刀砍了僧妖头，与清廷自是不共戴天。你去江南把他带上吧，他就是两江人氏，对那里很熟悉。”

“梁王，你、你不要我了？”张皮绠刚立大功，忽闻此言立时大惊。

“傻兄弟，我怎么会不要你，只不过……”梁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你杀了僧妖头，清妖不会放过你的。”

“我不怕，我这条命是捻子给的，大不了和清妖一刀一枪拼个明白。”

“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哪，清妖一定会重金悬赏，到时候不止你有危险，连带你身边的人也都危险。与其这样日防夜防，不如你先离开，等过一段日子，此事和缓下去，你再回来不迟。”捻子万千之众，作为当家主事的人，梁王心里明白，捻子里自然是有面对万两黄金毫不动心的人，可要说全是这样的人，那也不尽然。这话只能意会不可言传，否则会动摇士气。

“那……”张皮绠眼圈一红，“那我去哪儿？”

“跟着英王妃去江宁。诚如苏公子所说，江宁如今是灯下黑，谁会想到杀了僧格林沁的捻子会跑到曾妖头眼皮底下？”梁王又道，“张皮绠，我把你派在英王妃面前，是要你去保护她。咱们捻子受英王妃的这个大恩，全靠你来还了。”

张皮绠点头道：“我懂了！梁王放心，不管走到哪儿，我绝不丢捻子的脸。”

“好！”梁王夸赞一声，又转回身将白依梅请到一旁无人之处。

“你要去江南，我让这个张皮绠充作护卫，这小子机灵胆大，想必能帮上你的忙。”

“多谢梁王。”白依梅也知道此行之难，有了张皮绠，成事的机会就大了几分，所以并未推辞。

“我还有一事相求。”梁王从怀中取出一封信，“离江宁不远便是镇江，你得空不妨去一趟，帮我把这封信还给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漕帮帮主江泰。”梁王仿佛不胜感慨，“天国初起时，我在江南招捻，江泰曾与我有过一面之缘。几年前，太平军和捻军其势最盛，江泰来了封信，意思是想要举全帮之众向太平天国投诚，帮中几个头领都想封个王爷，希望我能从中促成此事。我当时正在西北领兵，无暇顾及此事，信就一直留在我这儿。”

“后来局势发展有利于清军，江泰就再也不提此事。等到天京陷落，他托人递话，想让我把这封信还给他。”

“照这么说，此人见风使舵，是个势利小人。”白依梅一蹙眉。

梁王摆了摆手：“江泰这个人还是很讲义气的，只不过乱世之中，带着一大帮的弟兄，为名为利为自保，倒也不是不能理解，我并不怪他。”他把信递到白依梅手上，“你还了这心腹大患给他，他自然感激，到时候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去找他，开口也容易。”

白依梅听人说过，江南一带，明里是官府，暗里是漕帮，他们的手腕有时候连官府也要瞠乎其后，别看就是轻飘飘的一封信，里面的人情却胜过千军万马。

“捻子就是星星草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早晚有再见的机会！”梁王唤来一辆拉辘重的大车，将他们送到大路上，挥手作别。

苏紫轩一直没再说话，却始终望着怔怔出神的白依梅，走出很远之后，她忽然开口道：“三个月前，你假说苗沛霖想要强辱你，激怒僧王杀了他，这是你报的第一个仇。今天僧王也死了，这是第二个。可是我记得，你当初说要杀三个仇

人，你回江南，究竟是去救人，还是去杀人？”

白依梅遽然抬眼望向她，二人对视良久，白依梅移开目光：“我也听你说过，你要让一个人下地狱，再让另一个人上天堂。今天该下地狱的人已经去了，所谓‘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’，你到江南，又是去找谁？”

苏紫轩倒没想到白依梅有这一问，半晌才微微苦笑：“看来有些话，还是不要说得太明白的好。”

两个人浑似机锋一般的对答，把坐在一旁的四喜和张皮绠听得面面相觑，半点摸不着头脑。



“放着好好的家不回，成天在这金山寺里吃斋念佛，这图的什么啊！”古家三兄妹里，性子最急的就是小妹古雨婷，她虽不敢在佛门禁地大声，可是脸上表情焦急，声音也不自觉地抬高了。

“你、你，哎呀！你小声点。”古平文就差没堵她的嘴，急得杀鸡抹脖子似地直冲她使眼色。

古家兄妹此时站在镇江金山寺的观音阁外，古平原陪着母亲在内礼佛，二弟古平文和小妹古雨婷就在院子里。不远处的院门外，就见一个荆钗布衣的女子正跪在石阶上，低眉敛目在诚心祷告。

古平文就是冲着那边使眼色，古雨婷瞥了一眼，无声地叹口气，“唉，咱家本来过得好好的，我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娘一定要让大哥把大嫂休回家。”

“这话你问谁？”古平文气不打一处来，“娘当初问了你一句话，之后就冲着大嫂翻了脸，她到底问了什么，你怎么就是不肯说呢？”

“二哥，你再问一遍试试！”古雨婷真急了，一双杏眼瞪得溜圆，“我说了多少遍了，我要是把那句话告诉你们，娘就要把我赶出家门，我敢说吗？”

“再说、再说就是告诉你们也没用。”古雨婷这一年最感委屈的就是这件事，“我放在心里，颠过来倒过去想了整整一年了，还是想不出个究竟。娘问的那件事，压根就……没什么嘛，何至于要休了大嫂呢。”

古平文愁眉苦脸地看着她：“你这么说还不如不说，我听得更糊涂了。”

古雨婷刚要答话，看见古母从观音阁中走出来，连忙迎了上去。

“娘，我扶着你。”

古平原稍稍让开，让小妹搀扶着母亲，他闪目向院门处瞧去，果然看见了常玉儿跪在那儿。他脸色一黯，看了看母亲，又看了看自己的妻子，眉头不自觉地拧在一起。

一年前，古母在过大寿时接到一封贺信，看过后惊厥昏倒，醒来就要古平原一定休了这大儿媳。谁劝都没用，古母把牙咬得死死地，非要休了她。常玉儿乍遇变故，心神大乱，跪在当场哭得像泪人，说要是自己犯了“七出”之条，或者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，请古母直言相告，只要是确有其事，自己甘愿离开古家。按说这话说得在理儿，可一向贤明通理的古母却偏偏不“讲理”，什么理由都不说，也不解释，更不对着常玉儿说话，总之就是告诉古平原：这个儿媳我不要了，你要是认她当媳妇，那是你的事儿，“儿大不由娘”，我管不了，可她不能和我住在一个家里，必须搬出去。你一天不休了她，那你也一天不许进古家门。要是古平原执意不听，那古母就打算自己搬出这个家门。

这是生生逼古平原在老娘和妻子之间选择，别说古家人，就连闵老子、郝师爷等知交亲朋在内，无不对此莫名其妙。要说这婆媳此前相处甚欢，真如亲母女一般。常玉儿温柔孝顺，持家有方，古母不止一次说“得此佳媳，是古家之幸。”就在祝寿当夜，还当着全家人的面，希望常玉儿能尽快给古家生个一儿半女。想不到转眼之间就大变迭生，让所有人都有如坠云雾之感。

郝师爷精通刑名，曾经帮着古平原细细推详此事，认为解开这个谜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古母手中的那封信，可是老人家把信当成性命一般死死攥在手里，平时就贴身放着，谁也不让瞧一眼。退而求其次，郝师爷让古平原把她妹妹叫来，连哄带求，许了不少愿，因为当时古母只向古雨婷问了一句话，然后就发作了，要是能知道问的是什麼，或许就能猜出来常玉儿为什么失爱于婆婆。

没想到一向听大哥话的古雨婷此番油盐不进，任凭古平原好话说尽，甚至拍桌子瞪眼睛发了脾气，古雨婷那张嘴就仿佛被缝上了一样，一个字也不露。逼急了，她干脆把古平原扯到古母房外，往里一指：“娘就在里面，你要问什麼进去问，我当着娘发了誓，绝不说一个字。”弄得古平原也没咒念了。

两条路都堵死了，留给古平原的就只剩下一条道——休了常玉儿。

打死古平原，他也不能这么办。常家跟他是什么情分？就不提常四老爹冒着奇险把自己救出关外；也不提常玉儿闯法场，当着僧格林沁和西安满城文武的面

儿，要陪着自己一起去死；单说常四老爹为自己挡了一刀，临死前把闺女托给自己，这才含笑瞑目。就冲这一点，古平原宁可自己挨千刀万剐，也不愿意让常玉儿受委屈。

古平原是个孝子，虽然不能从母命，可是也不能对母亲的话听而不闻。他和常玉儿商量，先搬出古家，等古母气消了，再徐图转圜。常玉儿倒是很通情达理，虽然满肚子委屈，但是二话不说，当夜就收拾了几件随身的衣物搬了出去。古平原原想着让她到镇上的杂货铺去住，但常玉儿说什么也不答应，她说不管怎么说，只要没有休书，自己就是古家的大儿媳，婆婆年迈，自己如果不能持家，便是不孝，所以搬出古家可以，但是不能远离。

古平原深知妻子的性子是外圆内方，想定的事儿也是万难更改，于是安排常玉儿在村里七婶的家中暂住。

此外古平原还要赶紧安抚刘黑塔。刘黑塔那个火爆脾气，见妹妹无故受辱，都快气炸了，偏偏对方是妹子的婆婆，这“嫁出去的姑娘，泼出去的水”，只要没闹出人命，娘家人就不便出头，只好干看。把刘黑塔憋得眼珠子都要爆了，每每半夜睡不着，上山抽出链子鞭好一顿抡，差点打折了半个山头的松树。

古平原好说歹说，先说自己无论如何不会休了常玉儿。再说自己的娘年纪大了，说不定是什么事让她想岔了，误会了儿媳。做儿女的不能对长亲逼迫太甚，只有缓缓劝解，相信这件事不久之后就会风平浪静。

闵老子也跟着劝，好不容易按住了刘黑塔，常玉儿那边又起了事情。她是个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有主意的女子，每天清晨准时来到古家，照样尽大儿媳的职责，生火做炊，缝补衣物，照顾弟妹，一切一如往常，就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古母一开始还勃然大怒，举着拐杖要撵常玉儿离开古家。常玉儿也不争不辩，古母发怒，她便离开，等到下一个饭时必定再回来操持家务，连着十几日都是这样。古母自己先有些气馁，干脆关上自己的房门，吩咐古雨婷开了小灶，吃喝都在自己房里，轻易不出来，图个眼不见心不烦。

古平原本以为母亲过个月余就能回心转意，好歹把缘由说说，没想到古母是下定决心要撵常玉儿，丝毫不假颜色，看见只当没看见，权作家里没有常玉儿这个人。而常玉儿这边寡言少语，但是应尽的孝道一分不少，铁了心下水磨功夫。古母不吃她做的菜，她就在灶旁教着古雨婷做，丝毫不马虎怠慢。时间一长，古家村里的人反都为常玉儿抱屈，说是从没见过这么孝顺的儿媳，逆来顺受不说，这份发自至诚的孝心实在难得。